

## 最美秋色是丰收

□王金玉

秋意已浓,又是收获的季节。站在田野的尽头,眼前那片金黄的海洋仿佛是大地的妆容,为这个季节绘上了一幅生动而壮观的画卷。而这最美的秋色,无疑就是那丰收的喜悦。

观田间地头,院外,父母的步履轻盈而欢快。其间,隐含着丰收的喜悦,沉稳中透露着满足与自豪。乡村人,虽劳作而不辞辛劳,此乃真实生活之写照。勤勉耕耘,换得满园丰收。

在这收获的季节,是层林尽染的画卷,是文人墨客竞相吟咏丰收的诗句:“稻香四溢言丰年,蛙声一片奏和谐”,生动描绘了农田的丰饶与生机;“南山种豆草盛稀,晨起理荒带月归”则展现了农夫的辛勤与坚韧;“山果熟透水花香,家家户户皆有池”更是将秋日的丰硕与家庭的宁静融为一体。秋分一过,村寨便排演乡村丰收之舞,名曰“丰收舞”,其舞姿翩翩,恰如农人之欢庆,将谷满仓盈、硕果累累之景象生动展露。

自2018年始,国家设“中国农民丰收节”。此乃我国首个国家层面为农民设立之节日,是华夏儿女对农耕文化之敬仰,对丰收之颂歌。此节之设立,赋予了传统农事节气新的时代内涵,犹如古韵今风相融,谱写了一曲新时代的赞歌。

丰收是鲜明的文化符号,既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,又展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融合。此节之庆,不仅是对农人辛勤劳动的赞美,更是对农业文明和农业精神的尊重与发扬。于节日之际,四方农人欢聚一堂,跳起丰收舞,共庆丰年,此情此景,实乃最能体现丰收之韵味。此舞之妙,在于其以古文之韵味、农人之情感,传达了华夏民族对土地之热爱与对丰收之祈愿。

田间,万象更新,唯勤劳者能得硕果。父亲母亲之田里的艰辛,我是从考上大学之日起方觉醒的。放眼望那遍野之金黄红紫,心中自有难以言表苦涩与喜悦。

田中禾熟,经家人与乡邻之手,渐归仓廩。场院之大豆,在日光之下破壳而出,绿红儿紧随缤纷五色,犹如珍珠遍地。其情其景,令人目不暇接。更有那硕大如臂之玉米,挺立屋檐、树梢之上,金黄璀璨,恍如天赐之宝。

红椒垂于檐前屋后,一串串火红

## 秋的邂逅

□李天斌

寒露之后,原本流淌成瀑的水流,明显小了。平日河道积蓄下的水流,虽然照样清澈,可看上去已经有了凝滞的痕迹,两三朵残红——分不清是什么草木的花朵,也弄不清是从哪里飞来的,总之恰巧就落下来,落下来就静静地浮在上面不动了。

河岸上的芦竹依然很茂盛。从春天,再到夏天,一直到此深秋时节,我不止一次从河岸上走过,春夏之时,也总能见到有人影在此走动,但现在除了芦竹之外,再没有遇到一个人,一条长长的宽阔无比的河岸,在芦竹随风而动时,就显得更加幽深了。只是不知道,当年唐人李益写过的“不知何处吹芦管,一夜征人尽望乡”的“芦管”,是否就是这芦竹做成的,若真是它们做成的,那么这一岸的芦竹,亦算有了历史的厚度,亦有了诗意的光芒。

离村不远的池塘,水也跟着变浅了。水位沿着池岸退下去,很快那池塘就呈现出锅底状。先前的那几枝残荷,不知为何亦寻不着半点踪迹。池塘上有两棵高大的柳树,表面上看去,仍然青绿着。

柳树下却盛开着一地的秋英。秋英有红黄两种颜色,都开得极为艳丽。尤其在秋英夹杂在那些野蒿和一些不知名的小草间时,就更显得耀眼,甚至有几分奢侈。突然想起有人把独自寂寞开的梅花说成“零落成泥碾作尘,只有香如故”,可我觉得此时将其拿来比喻这些秋英,要更贴切得多。

离秋英不远,亦是在众多的杂草中间,发现了五六株苍耳。我先前并没有注意到它们,说实在的,这些苍耳,还真没有可以吸引眼球的地方,说它们普通甚至丑陋亦不为过。我之所以注意到它们,是因为在每一株苍耳的每一片叶片之上,毫无例外都爬上了一层霜色。可这还只是寒露时节,离霜落下来尚有些时日,可那分明像霜色一样的,又会是

什么呢?或许什么都不是,只是季节有意提醒寒露与霜降不远的距离吧?甚或是暗示季节的匆匆与脆弱之类?不过倒是可以顺便说一一说这苍耳。苍耳以前又称卷耳。早在《诗经·国风·卷耳》里就对其有记载:“采采卷耳,不盈顷筐。嗟我怀人,置彼同行。”一株不起眼的苍耳,竟然还是“怀人”的物介,那一片深情,再一份落寞,其中的情愫,都使得一株不起眼的草木,携带了晶莹剔透的光辉。

何首乌也开花了。早在春日里,当身边的很多树木,如楸树、椿树等都没有发新叶时,何首乌就有绿叶拱出了,算得上最早迎接春天的草木之一。可之后又看不出有什么变化,一直到其它树木都发出新叶后仍然没有什么变化,以至于让人觉得既生绿叶之后,就是何首乌的一生,再也不会有什么波澜。所以当寒露到来,当我发现何首乌也开花了时,那一份惊讶与惊喜,一下子就让入有些激动。一层黄白相间的细小的花朵,织成一串串的颗粒状,沿着藤蔓一路铺开去,使得逐渐荒芜的田野突然有了一些亮色,人心也觉得暖暖的。更何况真要说起何首乌这株草木,它跟我的身体有着不可割舍的联系。记得有一年,当我的身体出了问题后,懂些医道的表爷爷就说,只要能够找到长成成人形的何首乌果子,就能治好我的病。为此,曾经很多年,我几乎翻遍了村里所有山野的何首乌藤蔓,但从未找到如表爷爷所说的何首乌。后来我又问表爷爷这世间是否真有长成成人形的何首乌,表爷爷却用神秘的口吻说当然有,但药医有缘人,要找到它需要时间更需要缘分。现在,我已经放弃了寻找,因为我不敢奢望能跟一只长成成人形的何首乌相遇,可是只要一看见何首乌,我就会想起那些患病时光,想起一株草木的神奇——不管它们是否真有其事,在对它们的怀想中,始终都有人世的希望荡漾。

败酱草总是跟何首乌毗邻而生。其花朵跟何首乌的花朵也有几分相似,都是一串串细小的黄白相间的花籽,覆在那枝蔓上。所不同的是,何首乌是横向生长,并且总是贴着地面,一副不与人争的样子。而败酱草,却长着高挑的身子,并且还要继续往上长的架势,那眼神,那心绪,均是不满于人世的寂寞无声。这不,在周围的草木,譬如樱桃树、李树,还有一些不知名的野草都呈现枯黄的颜色时,那一串串立于枝头的花朵,虽然细小也不显得绚丽,可已足够成为这个深秋时节引人注目的风景了。当然,这亦是败酱草选对了时候,若是放在百花争蕊的春夏,这一株败酱草,一定是无足轻重,直到可以忽略的。但毕竟它是选准了时候,就好比一个人的智慧,亦好比顺应了自然此消彼长的道理,所以赢得了人生的成功。

寒露第十日,天彻底放晴了。

时间不过早上九点左右,阳光就落满了村子。连日的秋雨之后,空气因阳光的照耀显得格外清新。打开窗子,一树桂花就映入了眼帘。这已经是今年第二次开花。每年这棵桂花都要开两次。年年如此,已成规律。第二次虽然不如第一次热烈,但对仅有一次花期的其它花朵而言,已足够让它们艳羡。往往是,在秋分时节,那些花朵就重新在枝叶间冒了出来,一直到寒露时节,虽然有些隐晦,但那一缕幽香却是明显的,让屋子也充盈着芬芳。跟桂花比较起来,不远处的几棵梧桐树,却显得那样潦倒。逐渐枯黄的叶,不知是因为虫噬还是秋风所破,纷纷凋残起来,显出狼藉的样子。这让我有了几分怜悯,总觉得生命的质地原本不一样——有的坚韧,有的脆弱,虽然都是常态,可总引人感慨。

斑鸠开始啼鸣起来。先是在屋后,后来越到窗前,再后来便到了远处,仅是一瞬之间,来了,又消失了。但它已足以让我兴奋。在草木萧疏之际,那清悠的

声音,总能让人想起春或夏的明艳来。况且自秋分后的后几日前,一直到之前,我是没听到斑鸠的啼鸣了。所以这匆匆的邂逅,已分明让我愉悦了许多。

阳光真是个好东西。阳光一出来,万物就都活泛起来。先前还冷得无比的草木,现在竟也露出温和细腻的光芒来。先前似都隐匿了的鸟儿们,如画眉、鸽子、麻雀、喜鹊,霎时间纷纷飞了出来。甚至还让人怀疑,或许季节又暂时回到了寒露之前?当然也隐约地有几分期盼,要是季节总是停留在那晴朗之中,那该多好!但随即又觉得自己天真甚至可笑——这一季节,能永远停留于斯么?就好比人生之旅,总是由春而夏,由夏而秋,再最后便是凋谢之冬了,那不可停下来的脚步,就好比这季节,总是让人为之困惑,而又无可奈何。

入夜,没有月亮,倒是有几颗星星,寂寂地挂在西天之上。天地一片漆黑。一个人躺在沙发上看书。屋外,其它虫声渐至绝迹,却有一只蟋蟀(我想这应该是秋天剩下的最后一只蟋蟀了)的声音一声比一声显得急促,似乎在寻找什么,又似乎在跟我说着什么,声音忽而响在桂花树下,忽而响在院子里的草丛之间,忽而又移到窗前,再之后就消失在远方。一盆兰草在灯影中摇曳不止。手中的《源氏物语》刚好写到朱雀院之三公主受戒持佛的细节。秋花凋零,丽人清灯,青丝犹残。世事薄如秋草,生命亦多落寞。让我唏嘘,不忍读下去。掩卷,复又翻开开富芦花散文:“此时,夕阳落于函岭,一鸦掠空,群山苍茫,暮色冥冥。寺内无人。唯有梅花两三株,状如飞雪,立于黄昏中……”多好的文字。简洁、干净,透着脉脉的体温。自然如此,人生亦应如此。于是那古寺,那月色,那两三株梅花,便充盈了我的内心。虽然秋意渐浓,寒意渐重,但终究这寒露之夜的温暖柔和了。

## 秋忙

□李伟

借着晨曦戴着凉帽  
踏着松软的土地  
干着坚硬的农活  
在收获的日子里  
太阳底下——  
他们弯成一把镰刀  
收到满地的惊喜  
眼里泛着金光  
他们来不及擦拭汗水  
粗糙的手掌爬满裂纹  
撑起生活的脊梁  
在滚烫的土地上  
他们追赶着夕阳  
把自己种入泥土  
收获一年的希望

## 秋收

这是繁忙的季节  
金色的地毯遍布大地  
田间地头长满了人  
稻谷低头,玉米露牙  
这是收获的季节  
期盼爬到的脸上  
变成喜悦  
用一年的汗水浇灌田地  
把勤劳留给五谷杂粮  
秋季好不吝啬  
向大地索要果实  
以丰收为礼  
馈赠给辛劳的人们

## 秋喜

向大地要来粮食  
爬入粮仓,数一数包谷  
屋檐下挂着红高粱  
院坝晾晒金黄的稻谷  
疲倦的人们  
把太阳留下的吻痕挂在脖子上  
挽着秋月进入梦乡  
闪烁的星星守着田地  
深夜的微风带着谷香  
盘算明日的心满意足  
梦里都是粮食  
笑声奔跑偷粮的老鼠  
秋季生出收获的喜悦



本版图片由陈婷 摄

## 我爱秋天的收成

□陈斌

儿时的记忆是模糊的,对于秋收的印象也是淡淡的,只记得跟随父母和一些叔伯去稻田里收稻谷,跟兄弟姐妹们在田间捉蚂蚱、嬉戏打闹……

那时农民秋收比现在累,主要是收稻谷,基本都靠人力完成。父亲母亲每天早起把妹妹和我安置好后便下田收割稻谷,母亲用镰刀割出一块能摆下搭斗的空地,父亲摆好搭斗之后,他们便穿着长袖的衣服,戴着帽子钻进稻田里开始打谷子——这可不是个好活,半干的稻草划到脸上、脖子上、手上,会留下一道道划痕,一出汗又痒又疼。

即便是这样,父亲那古铜色的皮肤也难掩笑容,懵懂的我,看得出我们家每

个人都是高兴的,因为丰收了。傍晚,就开始装车,父亲和母亲合力将十多袋稻谷抬进车厢,不一会儿,就装满了一大车斗。这时天色也将近傍晚,月亮在东边的云彩里淡淡的如云烟一般,随着太阳逐渐西落,月亮显得越来越大,越来越亮。父母在前面慢慢架着马车,母亲带着我和妹妹坐在载着稻谷的马车上,听着咯吱咯吱的响声,嗅到新鲜稻香的味道,看着日落月升,内心是安宁充实的。

这便是我对于儿时秋收的记忆。大学毕业的那年夏天,在家备考,每天白天和父亲去田里给青苗打药除草,晚上在家看书、做题,一直到了金秋十

月,终于考上了工作。离开家的前一天晚上,心里还恋恋不舍,因为今年的稻谷已经黄了,我却要远赴另一个城市工作,没赶上那年的丰收。也就是那年秋收之后,村里组织发展了茭白产业,家里大部分水田都流转给种植大户统一经营,父亲只留了两亩不到的水田种植一点口粮,每年秋收回来,父亲都已经收完稻谷晒入仓库了,至此再没有机会体会收获的快乐,算来已过去十年的时间。

父亲说,稻谷是有温度的植物,对于农村人来说,除了温饱还有莫大的希望,三分耕耘,七分收获,大家在春天播下种子,秋天就会看到希望。参加工作以后,

随着岁月增长,我也慢慢懂得了人生有些事需要静静等待,有些事只要慢慢走,其实也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,那么远。

最近几年,秋收基本都用大型联合收割机,不长时间,一袋袋稻谷便被大车拉回了家,省时省力又不浪费粮食。

中秋放假,在一个晴朗的秋日午后,我又一次来到熟悉的田间,嗅着甜甜的稻香,用手摘下一串金黄的稻穗,行走在有些泥泞的田埂上,时光仿佛又回到了小时候……一个无忧无虑的少年奔跑在青绿色的田野间,青黑色的头巾,身穿浅黄色上衣黑色长裤,手拿长长的稻穗,身后是洁白的云朵和悠远的天空。我爱秋天,更爱家乡美丽的田园。



## 黄菜树